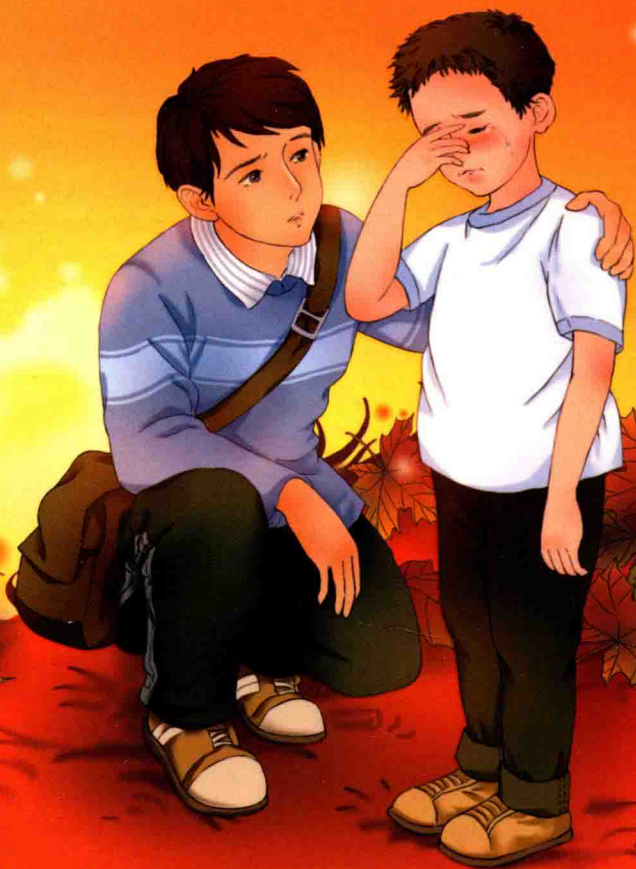


亲情小说 徐玲 金牌作家
和你在一起
系列



我们说好的

WOMEN SHUOHAODE



徐玲 ● 著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我们说好的

WOMEN SHUOHAODE

徐玲  著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© 徐玲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说好的 / 徐玲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17.7
(和你在一起)

ISBN 978-7-5488-2543-2

I. ①我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4027号



出版人: 崔 刚

策划编辑: 李 岩

责任编辑: 张 岚 蓝双秀

封面绘图: 信 东

内页插图: 董 颖

封面设计: 云太创意

出版发行: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: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1 号

邮 编: 250002

网 址: www.jnpub.com

邮 箱: 51660330@qq.com

印刷者: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

经销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0 mm × 220 mm

插 页: 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92千字

印 数: 1—10000册

出版时间: 2017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8-2543-2

定 价: 24.80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

目录

走夜路

1

我的名字会长大

14

那夜花开，月光晴朗

21

一个人睡

32

通往快乐世界的门

44

我们说好的

52

幸福的花朵

62

谢谢你嫉妒我

97

弟弟米黄

106

31天忽视被爱

118



走夜路

没有风，没有亮光，只有呛鼻的寒冷、黑黢黢的树影，间或几声嘶哑的狗叫，还有奶奶密匝匝的喘息和我们的棉鞋底摩擦石子路发出的声音。奶奶一手挎着一个帆布包，一手牵着我，走过弯弯的村子。这夜路总是那么黑、那么长，就像怪兽的大嘴巴。走了很久，终于望见隐约的灯光，心里才慢慢温暖起来。拐入去往镇区的水泥路，周围全亮了。齐刷刷的路灯发出串串黄灼灼的光线，把我和奶奶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……

菜市场的门总是开得太早，无论我和奶奶几点钟到，它都已经开着了，似乎本来就没有关。鬼爷爷的早餐店就在菜市场里面，从大门往左拐，第三家就是，只是一小间，窄窄浅浅的。

鬼爷爷看见我，照例嘴巴一歪：“嘿，让爷爷看看眼睛有没有睁开。”

我使劲把眼睛睁大，抬着下巴喊：“睁开了！可以开工啦！”

奶奶呵呵笑着，麻利地挽起袖管，系上围裙，和鬼爷爷一起和面、揉面。煤炉烧得旺旺的，我把手拢在炉沿上，手心一会儿就热乎乎的了。

过会儿，菜场上逐渐热闹起来，卖水产的、卖蔬菜的都忙着摆货，喝早茶的老人们也都陆续走向附近的茶室。茶室里年久失修的老式录音机不知疲倦地哼唱着昨日的歌、前日的曲，咿咿呀呀、绵绵柔柔，美得奶奶跟着摇头晃脑。

我把奶奶做的油条胚子小心地放进炉子上的油锅里。噼——多么熟悉、多么悦耳的声音，我喜欢。

这个寒假，我就准备在这热闹的菜市场，在鬼爷爷小小的早餐店，在奶奶的身边度过。我能够做的，也只有这些了。从记事起我就知道，我是奶奶领养的孩子，没有她就没有我。她做什么，我也应该帮着做什么。

那是8年前的事情。

冬天，西北风吼得厉害，地上的水洼里结了冰，我蹲在菜市场门口的馒头摊前，望着大盘子里热乎乎的馒头直流口水。当我脏兮兮的爪子不顾一切伸向馒头时，一只长满褶皱的手递过来一根焦黄焦黄的油条。我永远记得那根老油条，它看上去那么老、那么皱，耷拉着身体，软塌塌的，我却像抓到了救命的稻草，拿过来三两口把它吃完。

这个递给我油条的好心的奶奶收留了我。我于是有了正式的



名字——巫当当。奶奶说，这个名字响亮，好听，好记。

这些并不是奶奶讲给我听的，是鬼爷爷告诉我的。他是奶奶的堂弟，也是奶奶的老板。鬼爷爷还说，奶奶没有结过婚，也没有子女，孤独了一辈子。

我成了奶奶唯一的亲人，就像奶奶是我唯一的亲人一样。我们相依为命。

现在我12岁了。书上说，12岁生日那天，当吹完12支彩色的蜡烛，抬头看天，天是粉红色的。上个星期我过了生日，没有蛋糕，没有蜡烛，只有一锅热气腾腾的长寿面。奶奶在我的面碗里卧了一截火腿肠、一个荷包蛋。轻轻咬开蛋黄，浓浓的汁水流出来，染得面条一片金黄，我抬头看窗外，发现天并没有变成粉红色。吃完长寿面，奶奶跟我说：“巫当当，你已经学会了做饭、洗衣服，还会炸油条，真不简单。但是你还要学会补袜子。”我咬着嘴唇不说话。因为之前奶奶总是说，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会把生存本事一样样教给我。我害怕学本事，不是想偷懒，而是不愿意奶奶离开。

我明白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感受。感受痛，痛彻心扉的痛；感受爱，默爱如山的爱。

菜市场里的早餐店不下五六家，鬼爷爷的早餐店开门最早，提供的品种却最简单，只有油条和鞋底饼。别家飘过来肉包子、菜馄饨、青团子、西米糕的味道，我用力吸、用力吸，很好闻啊，

好想吃啊。奶奶却说，我们店里的油条和鞋底饼才是世上最香的早餐。

我站在油锅边忙碌的时候，奶奶不放心，侧身凑近了看，指点着哪根该翻身、哪根该起锅，然后大口大口地喘。我连忙把她推开：“奶奶离油锅远点儿，别让这油烟呛得您支气管炎变严重。”

奶奶笑笑。

一直到收摊前，我们才顾得上吃早饭。鬼爷爷往鞋底饼里塞上油条，一一递给我们，我和奶奶就着白开水，大口大口地吃。

鬼爷爷总是把最大的鞋底饼和最大的油条留给我，让我吃个饱。每次吃的时候，他喜欢给我讲鬼故事。大概是因为他很爱讲鬼故事吧，所以大伙儿都叫他鬼爷爷。鬼爷爷的鬼故事让我听了害怕，可越害怕却越想听。

——薛家湾村的村口有一棵年老的银杏树，很多年前，树下埋了一只从望天山的圣过潭走来的白羊。当年，那白羊是因为救一个落水的小孩被淹死的。后来大家都说，埋在树下的白羊灵魂并没有走，它非常思念被它救起来的孩子。于是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只要有小孩单独从老银杏树下经过，白羊就会从树下爬出来，站在小孩面前，抱住小孩的腿，使劲闻……

——在午夜黑色的天幕上，有一颗从不会眨眼的星星，名叫梅爪星，因为它离地球太远，人们总是看不见它。梅爪星上有一群绿色的小巫婆，她们都幻想变成仙女。梅爪星上盛开着一种橘



红色的梅爪花，每一朵梅爪花的花期都非常短，只有9秒钟。据说，只要在一天里摘满999朵盛开的梅爪花，就可以让一个小巫婆变成美丽的仙女。可是，梅爪花的花期太短了，小巫婆们根本来不及在一天之内摘到999朵花。于是，每天深夜12点，小巫婆们就会撑着梅爪伞从天而降，到地球上来寻找淘气的、爱撒谎的坏小孩，抓他们去梅爪星上帮忙摘花，让他们永远回不来……

听到这里，我吓得浑身哆嗦。我发誓在18岁成年以前，绝不单独走夜路。

天越来越冷。快要过年了，买菜的多了，卖菜的乐了，我们的早餐店似乎还是老样子，有生意，却不多。鬼爷爷真好，像奶奶这么大岁数的人，又有支气管炎，别家肯定不敢雇，他却一雇就是很多年。每次想到这个，我觉得鬼爷爷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。

真希望鬼爷爷的早餐店一直一直开下去，开到我能够赚钱养活奶奶的那天，到时候，我一定连鬼爷爷一起养。

可是，不开心的事发生了。

腊月二十五的早上，鬼爷爷递给奶奶一沓钱，说：“姐姐，你在我这儿一帮就是十几年，我很感激。这早餐摊要是没有你，早就散了。唉，你老了，我也老了，咱们都该歇息歇息了。”

奶奶没有伸手接钱，也没有吭声，只是垂下眼帘，默默地吸鼻子。鬼爷爷早就说过，做到年底就转让，奶奶一直以为他只是嘴上说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

“当当，这是奶奶的辛苦费，帮奶奶拿着。”鬼爷爷把钱递给我，“等会儿和奶奶一起去买新衣裳，再买点儿奶糖、花生什么的，乐乐呵呵过个年。”

我鼓着腮帮子难过得想哭。不干了，那我们靠什么生活？奶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我更不能接受。打从记事开始，这菜市场杳杳就是我生活的全景，鬼爷爷小小的早餐店就是我们生活的依靠。我不知道如果失去这一切，我和奶奶还能不能活下去。

“求求你了鬼爷爷，你把这早餐店继续开下去吧，我和奶奶要吃饭，我要上学，奶奶还要吃药……”我抓着鬼爷爷的手臂苦苦哀求。

鬼爷爷摇摇头，掏出钱袋子，把一个早上的收入都递给我：“当当，爷爷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这店，爷爷真的开不下去了。”

我的鼻腔一阵发酸，眼泪下来了。

“谢谢你，本家弟弟，这么多年一直照顾我，照顾当当。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，不干就不干吧。别为我和当当担心。会有办法的，会有办法的。”

我抬起眼看向奶奶的眼睛。她反复唠叨“会有办法的”这几个字时，却是满脸的无助和纠结。

我的心好痛。

腊月二十六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奶奶把我叫醒，要我赶快穿衣裳洗脸。我手忙脚乱地找袜子，嘴里嚷嚷着是不是鬼爷爷的早餐

店又开了。奶奶愣了一下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咂咂嘴，密密地喘息。她回过神来，明白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去早餐店了。

失去工作的奶奶变得沉默寡言，支气管炎也越发严重起来，不仅喘得厉害，而且猛地咳嗽，连续不断地咳。我翻出家里所有的药罐子、药瓶子，看着她吃这个药吃那个药，却不见好转。

“我送您去医院吧，奶奶。”我心疼地望着她刀削般的脸庞，“您病得这么厉害，要是不输液，恐怕很难好起来。”

奶奶一个劲儿摆手。我知道她心疼钱，可我也知道她有一笔积蓄，输个液再配点儿药什么的应该没什么问题。

但我没有说动她。她喝了点儿粥，睡过去了。

看她意志力那么强，我以为过两天病情会有所好转，谁知并不是这样。腊月二十八的晚上，奶奶病得更重了，一直喘一直喘，没有一刻停下来，脸色先是通红，后来逐渐变黄、泛白……

我慌了，仿佛听到死神的脚步声正一点儿一点儿清晰，逼近我善良可怜的奶奶。从来没有哪一刻我希望自己变成超人，然而这一刻我倔强地背起了奶奶——我希望我就是个超人，我要把奶奶背到村里的卫生所去，要是那儿没人，我就把她背到镇上的医院去。

我刚把奶奶驮到背上，奶奶就用尽所有的力气拍打我的肩膀，说什么也不愿让我背她去医院。我不得不把她重新安顿到床上，然后去敲隔壁张大娘的门。张大娘披着棉袄出来，跟着我跑

到奶奶床前。

“不行啊，喘得太厉害，得赶紧送医院。”大娘说。

奶奶无力地摇头：“叫满兴……把满兴……叫来，他能治我的病……”

满兴是村卫生所的老医生，平时奶奶吃的药都是他开的。满兴家就在前村，跟我们村隔着三里远的麦田。我去他家帮奶奶拿过药。

“那行，”大娘推我一把，“当当，我在这儿守着你奶奶，你小孩子走路快，赶紧去满兴家，把奶奶的病情告诉他，请他马上带着药箱过来一趟。”

走夜路？一个人？我杵在那儿不动。

“还不快去！”大娘喊道。

我一愣，拔腿往外跑……

没有风，没有亮光，只有呛鼻的寒冷、黑黢黢的树影，间或几声嘶哑的狗叫，还有我密匝匝的喘息和咚嗒咚嗒的心跳声。我努力睁大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每走一步，都似乎撞到了一堵黑色的墙，仿佛跨进了怪兽的大嘴巴，越陷越深……恐惧像潮水一样围拢过来，我紧张得不能呼吸、不能说话，腮帮子直哆嗦，脚仿佛踩在了云朵上。想跑快一点儿，却担心迎面碰到鬼身上；想走慢一点儿，又感觉身后有什么鬼在追……天啊，快要走到村口的老银杏树下了！诡异的白羊精，你听着，我是奶奶收养的孩



子巫当当，不是你救的那个落水的孩子，你不要从树下爬出来抱住我的腿，我不要你闻我……

还有半夜 12 点喜欢抓小孩的小巫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不是做坏事的小孩，我是奶奶的好孩子，你们别来抓我去梅爪星摘花……

多希望天忽然豁开一道口子，变得明亮起来，让一切围绕我的阴霾和鬼气统统消散。这时，哪怕有一朵小小的烛光——哪怕像萤火虫的光那么微弱——在我眼前摇晃一下，我也会幸福地哭泣。

奶奶，幸福地哭，我记得您这样哭过。我 6 岁那年，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脚腕，您背着我去医院包扎伤口，当时您担心我的脚腕上会留下丑陋的伤疤，然而事情并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糟糕，我的伤好以后，您望着我那重又白皙光滑的脚腕幸福地哭了。记得我 7 岁那年吗？一个卖生姜的爷爷说他是我的亲爷爷，给我一包饼干说要带我走，我稀里糊涂跟着他走了半个村子，而当我醒悟过来重新回到您的身边，您抱着我幸福地哭了。还有我 10 岁那年暑假，老师让我去参加镇上的看图作文比赛，我获得了三等奖，回来后，您握着奖状幸福地哭了……

奶奶，我要给您幸福，只要我活着，就要给您幸福。那么，我一定一定不能怕黑，一定一定要把满兴医生给您请回去。

想到这些，我用力吸口气，挺了挺脊梁，抬了抬下巴，觉得自己瞬间长大了……我迈开大步，勇敢地从老银杏树下奔跑而过……



我知道，只要转过弯，进入前村，就会告别黑暗，就会有隐隐的灯光擦亮我的眼睛。这一刻，我的胸中充满幸福。

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走夜路。

.....

满兴医生本事果然了得，一针下去，奶奶的病情缓和了许多。可满兴医生临走的时候说了，奶奶的病不能拖了，最好还是去医院输几天液，77岁的人了，经不起折腾。

奶奶不肯，说大过年的，不兴住院。

大年三十。奶奶一早就下了床，自己去自留地拔青菜，要我去菜市场买肉，说要做菜肉饺子。我很听话地握着钱走上那条熟悉的路……进入菜市场，我习惯性地左拐，来到鬼爷爷的早餐店门口。门关着。我走过去，在灰旧的卷帘门前蹲下，像一只小狗眷恋曾经给予它温暖呵护的狗窝一样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隔壁店做团子的胖大婶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麻球：“吃吧。去看你的鬼爷爷了吗？他怎么样啦？”

“啊？”我不明白她说什么。

胖大婶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？你鬼爷爷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个年关。这个老鬼，有病也不吭声，一直熬一直熬……”

我感觉天塌了。

.....

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奶奶身边的，只知道奶奶问我要猪肉的时候，我只递给她半个冰凉的麻球。我把鬼爷爷的消息含在嘴巴里，不告诉奶奶。如果奶奶知道鬼爷爷病危，或者说生命随时会终结，一定会受不了的。再说，鬼爷爷是为了我和奶奶的生计，才一直拖着不去看病，把早餐店撑到最后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周围变得热闹，不时响起的爆竹声不断地提醒我，旧年的最后一天就要过去了。明天，是崭新的开始。

隔壁张大娘端来两碗饺子，我和奶奶热热乎乎地吃了。收拾完，奶奶坐在床沿上，一边喘，一边找出针线，要我跟她学习缝补袜子。

“当当，你总是把袜子穿破，瞧瞧，一双新袜子没几天就被你穿出洞来，大脚拇指露在外边，凉快吧？奶奶教你缝补袜子，有了这本事，你会少受不少罪……”

我机械地接过袜子，捏着针线，笨拙地扎下去，把自己扎得哇哇叫。奶奶一边安慰我一边鼓励我，专注地指指点点，仿佛缝补袜子是一件了不起的本事，学会了就有饭吃了。

看着她很有成就感的样子，我终究没有勇气把含在嘴巴里的消息抖出来。但是，在这除夕之夜，我想我的鬼爷爷，我要知道他是不是还好好地活着，是不是可以和我们一样感受新年的气息。

“奶奶，我出去买个东西。”